



蜊仔街就是仁和路，聽說最近，在明年初即將拓寬，引來許多人的注目、惋惜，甚至有人建議我們設法爭取「保留」。它在笨港史的地位如何？它的變遷如何？從未有過清楚、完整的記載，何以引起大家如此重視？

經蔡相輝博士及李政隆建築師的提示，本刊同仁採訪了蜊仔街的居民，希望能為它往日的盛況留點文字記錄。

蔡相輝博士說：「1884年出版的雲林探訪冊即已記載『北港街即笨港。東、西、南、北共分八街，烟戶七千餘家。』所謂八街，以朝天宮為中心，依方向次序為中秋街、橫街（連接打鐵街）、宮口街、蜊仔街等四大街；再加上暗街、褒仔新街、新興街、賜福街等新興街道。」

以上八條街，只有宮口街、橫街在日據時期拓寬成今天的中山路和民主路，其餘仍保留原有寬度，建築物則大都已失原貌。1913年所訂的都市計劃早已預定拓寬大同路和蜊仔街（楊茂松先生則認為是1920年），後來因故並未執行。時隔七十年，居民對拆屋早有心理準備，因此尚未聽說有人反

對。

蜊仔街？亦或籃仔街？

由早期荷蘭人留下的地圖，可以看出早年笨港的港灣內窄外寬，屬漏斗型。笨港位於此漏斗的頂端，船隻可以直駛靠岸，且仍盛產海洋漁獲，因此留下許多貝殼，故有此一地名。訪問該街居民，他們也贊同，「蜊仔街」的說法。他們回憶先人書寫地址時，即已寫成「蜊仔街」；祖先亦未留下製作竹器的傳言。他們說歷年來，每次挖井，常可挖出蜊仔壳，可見「蜊仔街」的名稱較正確。

至於這些蜊仔，究係史前化石；亦或洪雅族（平埔族之一）；亦或早期漢人移民的商品？器物？食物？因無實物留存，無法作進一步考證。

蜊仔街的範圍

清朝蜊仔街的範圍並不包括今日整條仁和路。由楊茂松先生的口述，我們得知它的真正範圍，雙號由今日的30至68號；單號由17號至59號。扣除大戶人家佔有數家店面，則清朝蜊仔街實際住戶只有四十戶不到。

蜊仔街的流轉歲月

年逾八十五的前朝天宮總幹

走過從前

蔡克仁

——蜊仔街最後巡禮

傳說中，火鳳凰五百年即自焚一次，然後在烈火中重生，對於即將面臨拆除命運的蜊仔街——仁和路，到底是將有如鳳凰重生般的再展開另一個風華年代，或是就此埋沒在歷史的灰燼中，現在而言，尚未可知。不過對於這條街的大部分居民而言，蜊仔街又豈祇是代表一個家；更多的時候它是象徵一種傳承、責任、光榮；這條街歷經清、日據、民國三個時代，橫跨了二百年的光陰，說它是台灣保存年代最久的古街之一亦不為過，漫長的歲月在這些木材建築物上留下了斑斑痕跡，宛如輕唱著歷史的歌，既淒涼又無奈！

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條老街呢？它曾是清代笨港與大陸貿易來往時，衆多郊行（貿易商）的所在地，商務鼎盛，據現

蜊仔街滄桑史

事楊茂松先生，不厭其煩地為我們細說蜊仔街的往事。年紀稍輕，雅好南管的陳南華先生也做了一些補充。

楊先生說：清末這條街前後都有隘門，以防盜匪。有些人家圍牆上曾留有「槍孔」，可惜早已傾倒。34號蔡金台先生家則尚存一口「火井」，所謂「火井」類似今天的地下室，專門用來躲避盜匪。

可以查訪得知的郊行有三家，40、42、44、46號四家都屬於王震記所有，外觀仍保有清朝建造的圓柱和礎石，為一般採訪蜊仔街的焦點所在。另一家為45號的泉記號，39、41號則為日據時朝天宮管理者曾席珍先生先人所經營的泰和隆。其餘應尚有其他郊行，因後代已經他遷，無法查訪。楊老先生的祖父則經營彩白店（即五穀店）。

北港航道日漸淤塞，加上日據時，基隆、高雄二港興起，而且貿易權幾乎全部操在日人手裏，北港郊行從此一落千丈。更有不少居民遷回福建祖籍，造成人口大量銳減。

在蜊仔街代替郊行興起的是，專供進香客住宿的客棧——俗稱販仔間。如王震記（原為郊行），高瑞成（現已轉售朝天宮，改建為香客大樓。）以及17號的蔡金木（屢經改變，現稱新親和旅舍。）與販仔間同時興起的尚有數家花金店。另有家鴉片館則在高瑞成的南側。

當時的販仔間不但供應食宿，而且尚須負責接送、嚮導、代辦牲禮，書信往返，安排招待領隊頭人看戲，寄賀年卡等，樣樣不得怠慢。這種好客風尚充滿人情味，至今尚為北港

基金會「史學文物委員會」正著手這方面的記錄，惟祇是偏重在史學方面；文物的收藏，因為牽涉甚廣，恐怕祇有盼望有關單位能鼎力相助。

蜊仔街的拆除，象徵一個年代的結束，可是却也可以是另一個年代的開始，關鍵在於地方鄉親如何對待。

●來自唐山的雕花水缸
棄置在荒煙蔓草間。



部分旅館所保留。

蜊仔街的最後一瞥

蜊仔街的新一代受優越家境的恩澤，大都受過良好教育。據前長庚醫院骨科主任許文蔚醫師的父親——許長雄先生說，從日據時代以來，這條街出身的博士將近三十位，可說文風鼎盛，然皆已移居他地。（目前知有十位）

光復前後，新式旅館興起，蜊仔街的新一代對經營旅館不感興趣，大都改服公職，隨著學業和職業的需要，他們只好告別蜊仔街，成為華僑或是台北人；或是高雄人；或是……

蜊仔街在鼎盛期留下一句俗諺：「走過蜊仔街，若無聽到銀聲就會衰（ムメハ）」，誇張地形容各郊行、商號日進斗金的盛況。到了日據時代，進

香旗的玲瓏聲替代了敲擊銀圓，辨識真偽的脆銀聲。民國四十年代，又被琅琅的書聲取代。先人數代辛勞，為的是培養出讀聖賢書的好子弟，如今蔚然有成，蜊仔街古貌即將退隱，誰曰不宜。

由絢爛歸於平淡，由喧鬧歸於寧靜乃世間常事。在斑駁的門面背後，流連其間，偶而尚可拾獲古磚古瓦、精緻的磚雕窓花、水缸、石臼、礎石、牆門……散落於荒煙蔓草間。王震記那堵孤零剝落的磚牆，令人唏噓；宅第裏名書法家王義安先生俊麗的門聯，令人讚賞。入夜，尚可聽見由歷史館傳出，老人們彈奏溫婉柔美的南管雅音，飄揚在古街的夜空中。

蜊仔街的明日

道路拓寬後，由北邊進入北港的車輛，可經大同路、蜊仔街直抵朝天宮。我們祈福，這項構想真能為古街帶來新的生命，新的繁榮。

老街居民說法 ——另一個開始

蜊仔街終於要拆除了，我舉双手贊成；歷史是最現實的，現在蜊仔街徒具生命形態，却具活力，死氣沈沈，實在是有辱那一句「走過蜊仔街，無聽到銀仔聲也衰」名聲，現在走過蜊仔街，別說聽到銀仔聲，能聽到人聲就不錯了；午後的老街有時是靜悄悄的，怎樣也不像老輩口中說的當年貿易鼎盛的樣子；看到那一根根腐蛀的屋樑及柱子，真不曉得那一天地震要垮下來，其實早就該列入危險建築物了。

不過，古街畢竟是古街，因此拆除時希望能夠有計劃性拆

除部份，能保留下來就儘量保留，如石臼、陶窗、瓦甕……等；這些先民的遺物，應妥善保存管理。

聽說這條街出了二三十位博士，對於居住這條街上的我，亦同感榮焉；後來的人有責任繼承發揚蜊仔街的光榮歷史，拆除祇是另一個開始；每一個時代皆有各自不同的使命；對於古老蜊仔街而言，它已完成了它所負的使命，所謂「江山代有才人出」，接下來的歷史是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，如何再造蜊仔街的第二春，就看拆除以後的表現了，加油吧！蜊仔街鄉親們！

拆除舊的，就有新的嗎？

不更造成車輛的擁塞。

鎮公所要拆除蜊仔街，當然是為了擴寬大同路、仁和路以便直駛通到朝天宮四週，使得車輛進入市內得以暢通，對這點我抱著很大的懷疑？

第一：朝天宮四週的車輛本來就已經紊亂，其中大多數車輛是來自各地香客，他們通常是停放在廟的週圍，並不把車輛開走，這段時間又引進由大同路、仁和路進來的車輛，豈

第三：這條古街先後好幾位史學家參觀過，如蔡相輝博士、林衡道、洪敏麟，都認為這是台灣僅存的少數老街，殊為可貴，應該妥為維護，如今我們却為了一個不可知的未來要拆除這條有歷史價值的老街，我認為不如在既有的規模上補釘，加強維修來得妥當。

一個對自己不具信心的個人或社會，才會不斷的忘掉過去；從台灣廟宇的建築文物落款被更改、毀滅；神社的被破壞可以看出，蜊仔街不也是一個活生生的寫照嗎？

拆除舊的，真的就有一個新的嗎？